

文化的疏離與碰撞

——澳門藝術節的《酒館》與《二馬》

橫跨五月到六月的第三十屆澳門藝術節，今年不僅特別將觀眾層面擴展到大灣區內各城市，前瞻性的節目亦有所增加，在面對全球化的大趨勢下，其中兩個戲劇製作，來自葡萄牙電擊劇團（Teatro do Eléctrico）的《卡爾的荒誕酒館》（下稱《酒館》），和來自北京「北演戲劇」的《二馬》，便直接和間接地帶出了即使是在全球化的今日，不同文化之間所產生的疏離差距與碰撞的問題。

文：周凡夫

《酒館》 難破文化差距

先看的是安排在金沙劇場的《酒館》，這是將德國二十世紀初著名喜劇演員K.Valentin創作的幾篇短篇劇作，由三女八男合共十一位演員，在一位男中音歌手、一隊十人管弦樂隊現場重現二十世紀初的德語流行曲伴同下，製作成為一場集現場音樂、舞蹈和戲劇的荒誕喜劇。

Valentin寫於二十世紀初的短篇小說，文字語言無比精煉，開場便是一對夫婦生活中很普通的對話，只是一句語言上的誤解便引發連串的諧謔效果，帶出了無比荒誕的處境。這種帶有黑色幽默感的語言錯摸遊戲，再結合演員往往一本正經的服裝，而以形體動作與表情都帶點誇張的表演方式來推動情節發展，確實很有可觀性。劇名取用《酒館》也可視作為於酒館中看到的、聽到的各種各樣的故事，整個戲便以這些故事串連而成。安置在舞台左後側，大部分時間處於「暗處」的樂隊和歌手，亦得以合理化，成為了在酒館中助興的樂師了。

這隊Band用的樂器組合亦很接近爵士樂隊，高、中、低音三位色士風手，加上雙小號、長號，爵士樂的套鼓成為主力，還有低音結他、小提琴，和鋼琴。而作為音樂總監的Rita Nunes則是位擁有碩士學位的女色士風手，她在Band隊中演奏中音及上低音色士風，演出時還不時要兼顧指揮，間中亦有時



■《卡爾的荒誕酒館》攝影：Alípio Padilha



■《二馬》由全男班上陣。
照片由「北演戲劇」提供



■《二馬》充滿談諧感。照片由「北演戲劇」提供



■《卡爾的荒誕酒館》充滿黑色幽默。攝影：Alípio Padilha

■《卡爾的荒誕酒館》集音樂、戲劇舞蹈於一身。攝影：Alípio Padilha



■《二馬》照片由「北演戲劇」提供

會由演出中的演員走來指揮，但Band隊大多數時候都是「自動波」，發揮的作用除了「間場」串起各個故事外，另一重要「任務」是為不同故事營造不同氣氛。

可以說，這種舞台劇形式，生動活潑，場面確是無比熱鬧，亦充滿喜劇性，但很明顯地，內容的時空和港澳地區的觀眾距離太遠了，用的又是葡

語和德語，加上涉及很在地的文化元素，儘管同步有中、葡、英三種文字字幕，觀賞時的投入感亦不易提升。為此，一氣呵成的85分鐘，不要說，「定必令觀眾笑足全場」的宣傳語現象並未有出現，能引發全場笑位的也不多，未能打破文化差距所帶來的疏離，觀眾這種反應也就是自然不過的事了。

《二馬》 五男大玩文化碰撞

相隔一天晚上，在澳門文化中心綜合劇院看來自北京的「北演戲劇」製作的《二馬》，改編自老舍筆下同名的經典長篇小說，編劇方旭及郭奕雯（方旭身兼導演及演員）自然要將原作進行大刀闊斧改編才能適合現代舞台。老舍的同名長篇小說和《卡爾的荒誕酒館》採用Valentin的短篇小說，同樣都是寫於二十世紀二十年代相近的時間，但《二馬》卻是直接以因中西方文化隔閡的種種誤解引發的碰撞作為題材，採用的基本仍是傳統的敘事性方式來推進故事情節。

《二馬》是一個關於在北京土生土長的

「大爺」老馬，帶同兒子小馬「勇闖」英倫的故事。老馬去倫敦是繼承兄長的古玩店，在不情不願的情況下成了小商人，後來二馬還與寄居的屋主人溫都太太與女兒瑪莉展開一場啼笑皆非的愛情故事。藉着老馬小馬兩父子的遭遇，帶出中西方文化的差距、兩代人的隔閡、新舊時代的對立等等讓人會心微笑的矛盾衝突。

《二馬》至為獨特的是以全男班五位演員分飾了劇中九位男女角色，分別反串演溫都太太的劉欣然，和瑪莉的蘇小玗，演來更是「抵死」傳神；同時，老濃與蘇小玗設計的音樂，採用了結合中國戲曲音樂和英國音樂的方式，還加入倫敦大笨鐘的鐘聲，都能配合情節發展適時地出現，也就增添了京味風格與英式幽默。至於最後以老馬的孫子來「倒敘」二馬「家族」在倫敦的「現狀」，那便顯然不是老舍的原著內容了，只以幾分鐘的「快閃」方式來交代，但求將故事帶回到今日，讓大家去思考一下，現今在全球化的大趨勢下，這種中西文化碰撞的現狀又變得如何呢？

《二馬》的演出，更意外的驚喜卻在最後劇終時五位演員的不同姿態動作搭配的謝幕式，而觀眾的熱烈反應，亦見出這部同樣沒有半場休息、長達130分鐘一氣呵成的製作的成功，這可是沒有在《酒館》演出後謝幕出現的場面呢。

敢觀舞台

文：聞一浩
本欄由本地知名評論人聞一浩與梁偉詩輪流執筆，帶來關於舞台的熱辣酷評。

西九「自由空間」啟用 駐場計劃助藝術家深化作品

西九文化區的「自由空間」六月開始啟用，已經運作數年的西九表演藝術部終於有自己的場地去推展項目。開場的舞蹈節目除了由法國編舞家克里斯汀·赫佐主持的舞蹈工作坊、公開講座及上演其作品《來自真實故事》外，還有香港編舞馮樂恒為期兩周的駐場計劃，並於計劃尾聲舉行公開的階段展演。

為創作提供「專屬空間」

這個名為「馮樂恒駐場創作：《從頭（再）開始》」的計劃，是自由空間與英國著名編舞家韋恩·麥葛萊格（Wayne McGregor）工作室之交流及合作協議的項目之一。過去幾年，西九表演藝術部舞蹈組其中一項重要的工作，是與海外舞蹈藝術機構——包括澳洲、芬蘭、英國、新加坡、日本、法國及西班牙等地，發展合作及交流計劃。這些計劃不僅讓香港的舞蹈家可以到海外進行研究及交流，也讓海外的藝術家來香港認識本地的舞蹈現況。

由於西九文化區本身的場地未啟用，以前的交流活動，只能租借其他場地。這次馮樂恒進駐西九，讓整個團隊可享有有一個專屬空間。以往的經驗可能要與其他藝術家或團體共用租借的場地，每天排練完需要花時間還原。這次駐場則是整段時間供馮樂恒使用，他直言對排練來說是方便得多。而且場地也具備投影、音響設施及駐場的技術人員，綵排時他能隨時用上或查詢，對排練的效率及查看效果是相當有幫助。

這個計劃另一特別之處，是馮樂恒並不是要發展一個新的作品，而是以作品《從頭開始》為基礎再發展。《從頭開始》受香港藝術節委約，於2015年的香港藝術節發表了約半小時的版本。他以輕鬆手法展示編舞及舞者間微妙的關係，當年甚獲好評，也有不少巡演機會。2017年巡演期間



■「馮樂恒駐場創作：《從頭（再）開始》」的公開展演
攝影：嘉霖（相片由西九文化區提供）

他覺得作品能繼續發展，及後與時任西九文化區表演藝術部舞蹈組主管陳頌瑛提及，終於在去年實現。香港編舞家要重演或再發展作品的機會其實不多，但這是藝術創作必須及重要的階段，西九文化區能夠支持，具一定意義。

鼓勵作品「再發展」

去年秋天，馮樂恒與四位舞者，在韋恩·麥葛萊格工作室進行了《從頭（再）開始》第一階段的排練。這次在西九的駐場計劃，是創作的第二階段。而八月將進入最後階段的排練，九月底在英國史雲頓舞蹈中心（Swin-don Dance）作世界首演。

能夠再發展有何好處？這次去看駐場的後期排練，發現馮樂恒已加進了不同的元素，在形式與內容上再作深挖及擴充。《從頭（再）開始》由《從頭開始》本來的雙人舞，發展成四位舞者的演出。有趣的是，馮樂恒並非將本來的內容拆解再添餡料，而是在本來的部分完結之後，加添段落。

這次的駐場排練，主要集中在修改及推進新添的部分。在當代舞創作過程中，作品常是編舞根據舞者的特質而創作，並與舞者一同發展作品。舊版的雙人舞呈現了編舞與舞者之間既是同行又有對抗的權力關係，今次新

增兩位來自英國的舞者，在新舊舞者之間已有一種張力，亦加添了港英文化差異的元素。繼而，換了舞者，同一個動作可以給出不同的感覺，如何去複製動作，動作背後的意思及因由又能否「承襲」及「轉

載」？馮樂恒在《從頭開始》中已跟兩位香港舞者梁儉豐及黃銘熙緊密合作，這次新增兩位英國舞者 Michael Barnes 及 Jack Sergison，看到馮樂恒與四位舞者一同思考及討論不同段落的處理及呈現意義的方法。與演出中所扮演的高高在上的「編舞」不同，他們在一個對等的位置探索不同發展的可能。

《從頭（再）開始》讓我們看到，一個作品即使演出完畢，仍然有發展的空間及意義，若能給予適當的支持，創作人及作品就可以走得更遠。馮樂恒在公開展演時提到這計劃能夠出現，除了西九文化區及韋恩·麥葛萊格工作室的全力支持外，還有香港藝術發展局、英格蘭藝術委員會、香港駐倫敦經貿辦事處及史雲頓舞蹈中心等多個機構的支持。

在藝術作品可以面向觀眾之前，首先要有藝術機構支持，創作及演出才能成事。西九文化區表演藝術部舞蹈組現任主管張月娥在展演討論環節時提到，西九文化區的宗旨之一是希望能促進創作的發展，為藝術創作提供研究及發展的空間。西九文化區是首個設有藝術總監的公營場地機構，希望馮樂恒這次的駐場計劃，將標誌了自由空間及日後陸續落成的場地的理念，能夠為本地藝術創作者提供更多的發展空間及支持。

藝粹短訊 ▶ 《國樂大典》第二季開催

借綜藝節目推廣民樂 嘉賓亦需「人設」帶話題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胡若璋廣州報道）綜藝節目《國樂大典》第二季在廣州舉辦首期看片會。以方錦龍、吳彤、陳軍、唐俊喬、阿蘭為陣營的五位國樂大咖化身「尋樂人」，各自帶領樂團征戰國樂舞台。相比第一季全



■《國樂大典》總導演林維樺分享節目「人設」編排初衷。胡若璋攝

心全意敘述國樂之美，節目到了第二季，嘉賓「人設」編排更突出，舞美設計邀請海外專家團隊助陣。看片會現場，《國樂大典》總導演林維樺透露，做一個民族音樂的電視綜藝節目，尋找有綜藝感的「尋樂人」也是一檔節目成敗的關鍵。對於許多熱門綜藝節目來說，嘉賓在節目中的「人設」問題，總是輕易成為大家茶餘飯後的談資。林維樺告訴記者，節目第二季在尋找「尋樂人」的時候，就遇到過嘉賓難找的問題。從首期看片來看，中國第一位民族樂團首席女性演奏家唐俊喬的「麻辣教師」個性已經成功突圍。作為上海音樂學院國樂教授和竹笛演奏家的她，不僅有過硬的專業功底，也有自己的一眾竹笛粉絲。節目中，只有她一個人敢於在一眾讚美之中挑出每個樂團在演奏時候的欠缺和問題，也為場內外觀眾打開了新的欣賞樂團表演方式的切口，能夠帶領民眾更為積極的嘗試做一個專業的聽眾和鑒賞者。唐俊喬麻辣語錄直擊樂團「痛點」，連人美聲甜的「尋樂人」阿蘭也被無情開槍，現場「火藥味」十足。「尋樂人」和他們帶領的樂團，強強對決之下，少了以往的談笑風生，火

藥味十足。

談及第二季節目對「尋樂人」人設這一話題的重視，林維樺坦言，從第一季的經驗來看，一味尋求低頭做好電視內容，而忽略電視節目的社會話題，就難以讓國樂這種原本就小眾題材的電視節目收穫更多觀眾群體。「為何首期節目會把話題偏向在一個人物身上？」自曝想要好內容和社會話題的林維樺也指出，其實一檔電視綜藝節目，只要觀眾都記住了一個唐俊喬，也就意味着記住了《國樂大典》。

記者獲悉，《國樂大典》第一季時便被不少觀眾盛讚為國樂版的《國家寶藏》。原來伴隨着樂團的競演，期間也會有不同民族和地區的小眾樂器呈現。比如，充滿民族風情的扎木念、碧汪，還有將燒製精美的青瓷碗碟當作樂器的「甌樂」刷新觀眾對於樂器的認知範疇。

作為當代五弦琵琶的代表人物方錦龍，在《國樂大典》第一季中，曾獨自秀出了十八般民族樂器，對骨笛、鼻蕭、二胡、鋼琴、簫片等樂器的演奏都可信手拈來，也喜提「方獨秀」的美譽。而今面對殘酷賽制，作為「尋樂人」的他也不忍不住感慨：「壓力山大。」但是作為國樂人希望能堅守民族音樂的推廣，讓更多年輕人了解傳統音樂，感受國樂之美。為此，在第二季的首發節目中他帶來了自己創立的「芳華十八樂團」，將古典與現代碰撞的廣東音樂之美傳遞給觀眾。

周末好去處

「變變變！MOVE生物體驗展」

日本銷售量高達250萬冊的學習圖鑑《動態圖鑑MOVE》打造最新形態的教育型體驗展覽「變變變！MOVE生物體驗展」，香港站於即日登場，當中設有「生存海洋」、「小小花園」、「神奇叢林」、「奇跡草原」、「巨大圖鑒」、「生物特徵」6大主題互動區，大小朋友可以化身多種生物，在大自然中大展身手，體驗多種生物的生存環境及日常習性，從

角色扮演中學習善用自然資源。

7月及8月每日設有5節體驗時段，每節2小時，每次入場人數有限，感興趣的讀者可盡早預約；<https://zukan-moveHongKong.com>

